



日本老同運動的考量與實績

宋瑞文

台達電低碳生活部落格專欄作家

同婚議題與其攻防，近年在臺灣是有目共睹的社會大事。從挺同方的50萬人上街，到反同方發動全國規模的宣傳，席捲許多人不分異同地投入這場同志平權的決戰；而在日本，從登記制在各地方的遍地開花，到十幾對同性伴侶透過司法途徑爭取婚權，同樣也是登上國際版面的大事。不過，稍微不同的是，早在同志伴侶權益有初步成果的時候，日本同運便開始思考非婚（不能結婚或單身的）同志的未來（註1、參考下圖），且同志老後的部分，已有

具體的實績。

婚姻，畢竟不能包覆所有同志的生活，即便同婚完整通過，日本同運提供的非婚生活願景，仍值得不分異同的我們一起觀摩。

無人照料的老年同志

有別於有家庭的異性戀，無法結婚沒有小孩的同志，可能面臨老後無依無靠的窘境，需要老有所託的對象。為此，日本的成年監護人制度，成為日本老同團體處理老後問題的著力點。

相對於未成年人才有監護人的概念，所謂的成年監護人制度，是指成年人在心智能力的不同階段，將財產決定等自身事項，交給指定的監護（法）人的意思。除親友等自然人外，包括同志團體在內，民間團體也可以成為被託付的對象。

有了成年監護人之後，當事人在未能充分判斷之時（例



2014 年在日本登記制於東京都澁谷區第一次通過之後，日本老同團體馬上想到非婚之外的同志，舉辦「無縁社會與LGBT，同志能夠超越自己非天菜、短命戀情、孤獨死嗎？」座談。

圖片網址：<http://tinyurl.com/y4j3mu4f>



如失智），對於簽訂契約等重要事項，需有監護人同意，可避免遭遇詐騙等不利自己生活的狀況。接受委託的成年監護人，每年需定期到法院報告委託人的財產支用狀況，避免不當管理。同時，可以從委託人的財產裡，領取部分作為服務的酬勞。

在日本老同團體提供的案例裡（註2），交付委託的當事人（老同），不一定舉目無親，可能只是缺乏被理解，希望能由認同自己的人（同志團體）代理而已。可見，對於缺乏代理人的（同志）老人而言，並不是有人關照就好，還需要能夠認同自己的人。

日本政府推行成年監護人制度，原本是為將來缺乏照顧的弱勢，例如：智能不足、雙親未能永久陪伴的人；這對於因為愛滋而被親友遺棄的老年同志來說，也有一樣的照料效果。倘若有人發現獨居老人已經無法自理又無依無靠，不分異同，依法可以指定地方政府為成年監護人。

綜合以上，老年同志做為政府老後政策的對象之一。一方面同樣需要制度上的保護，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同志處境上能被理解，有其一般性與特殊性。在討論老同問題時應該並重，協力為（可能缺乏家庭或配偶照顧的）老年同志做好打算。

有人家庭／機構照料的老年同志

日本老同組織分析，和無人照料的老年同志不同，走入（異性戀）婚姻的老年同志，需要的不是人手，而是消除缺乏同類的寂寞，所以他們需要的只是同志場所，例如：可以和同志交誼的咖啡廳等等。

除同志團體特別設立的咖啡廳外，也有同志店家立志扮演終老的場所。日本同志區新宿二丁目的同志小酒吧碧珊瑚，店長茂媽媽開店超過30年，感嘆部分同志不會規劃未來、揮金如土，眼看他樓起樓塌。於是，有如社區中心一般的碧珊瑚，牽繫著許多同志客人的人生，是大家的避風港與心靈的安慰，為此店長很早就以開店為己任，做一天、服務一天。

長年來，茂媽媽和顧客建立深刻的關係（註3），有時提供緊急醫療，有時指引人生方向、提供借貸，他希望退休閉店後，還能帶著熟客回到老家沖繩同住，照往日風景那般，持續做菜招待大家。和喜歡的店家一起變老、養老。在臺灣也有類似的例子（例如：臺北漢士三溫暖的阿嫲，他的故事曾被已故導演陳俊志的〈無偶之家〉所記錄），或許是不能結婚的同志，意外地發展出來的另類老後生活。

至於沒有家庭，沒有親友照料但進



入養老院的老年同志。日本老同團體則設計了老年同志友善手冊，分送給相關機構。內容除了基本的認識同志資訊、愛滋知識，還有跨性別所需要的種種性別友善環境設計，例如：藥袋姓名不要性別二分等，再利用前述的成年監護人制度，協助機構裡的老年同志，得到適當的理解與對待。

同志居住與小家庭居住

因為社會對同志的不友善，日本同志團體透過合租合住的方式，規劃友善住宅物件（註4）。而因為同志希望能夠融入社會，一方面讓房客有一半成員為異性戀。另一方面，在設計上採用面向社區的做法，例如：大落地窗，或者不會完全遮蔽的庭院，希望社區看見同志，進而和諧共生。

這樣的規劃，原本的目的只在促進屋外屋內（也有異性戀的）交流，看似與老後生活無關。但若對照日本新近浮現的新市鎮獨居老人問題，便可發現同志住居的設計，因為傾向於外界交流，可以確保老後不易陷入孤單。

新市鎮獨居老人問題，是怎麼產生的呢？早在6~70年代，因為大都市人口過多，政府在郊外規劃了一系列的新市鎮，強調生活機能完整，自給自足。然而，這也意味著，新市鎮有如獨立的

城池，道路不需和外界有太多連通，以小家庭為對象的住宅，注重隱私而自絕於外，於是，當兒女遷出及伴侶死亡後，新市鎮的獨居老人比例，便比一般城鎮高上一截。

對照一開始就企圖與外界連繫的同志住居，新市鎮把人的關係都封入小家庭的設計，儘管起初還標榜為理想的住居，但數十年過後，慢慢演變成老人獨守的空城。

同志老後的特殊性

在談論同志於不同領域的狀況時，其特殊的處境會被強調，如同志的老後生活，不只是一般的老後問題，還可能有遭歧視等，同志可能遭遇的處境。日本老同團體自然也是如此。

在心理上，他們會透過認識老同手冊，讓養護機構知道，同志的言語舉止，可能超越生理性別的慣性，不需大驚小怪。在生理上，他們也有不同的呼籲。像是男同志盛行所謂的熊（體型魁梧的人）文化，而過重有其健康風險，照顧同志老人時需要注意。又，愛滋同志有部分疾病風險較高，醫護人員同樣需要相關知識。

由於受到社會排斥的緣故，同志運動時常鼓勵個人展現自己，不要一味順從社會成見。這樣的傾向，表現在居住



上（日本老同團體設計的住宅物件），便是個性化的陳設，以及開放式、擁抱社區的落地窗、庭院等。這是隱含在同志住居裡的同志集體個性，或文化。

同志所遭受的打壓，常常連結到人們關於性的成見，例如：性行為的模式，或者情慾的關係。反過來說，正因為如此，同志團體對於其他性污名的議題，例如性工作、身障者的性，也比較能夠接受。這一點同樣表現在日本同志團體對於老後生活的想像。就同居者來說，除了伴侶，還可能是前任情人。同樣是獨居老人，同志可以多設想到，或許他還有不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情慾對象，獨居但不孤獨。

他山之石的適用性

當我們在看日本老同團體的成績時，很自然地，會比較或考慮移植，但因為臺灣社會有獨自的特性，模仿效法時需顧慮到環境的差異。以委託機構擔任成年監護人來說，臺灣有法律空間，

但因為一般人重視親族關係，成為被委託人的機構非常之少。如何打破成見，比方對非親族的信任感等等，或者如何增加機構在這方面的吸引力，還需要規劃建構。

以合租（house sharing）來說，日本已經有很健全的產業，例如：硬體上有以 10 人或 30 人為單位的集體住宅，或者軟體上有合租仲介公司規劃好的生活規約等等，這些是讓日本老同團體可以實踐構想的重要背景。而臺灣在合租並無同等成熟的環境。反之，不少日本代書事務所設置了同志伴侶關係契約的業務項目（包括：緊急醫療與死亡等相關項目），在臺灣應該沒有太大的困難。

目前臺灣的老同運動，有同志諮詢熱線老同小組，曾出版紀錄老同故事的書籍，並定期舉辦出遊活動、座談等；在認識了日本的經驗之後，回到臺灣自身思考實踐的可能性時，需要了解兩地差異，才能穩健地為臺灣老同規劃可能的老後生活。♥

註 1：見活動「無緣社會と L G B T」～ LGBT 縁は非モテ・短命カップル・孤獨死を超え得るか <http://tinyurl.com/y2nznles>

註 2：見日本老同團體 "Purple-hands" 企劃的同志老後手冊第 6 大項 "成年後見制度"（成年監護人）。<http://purple-hands.net/pdf/handbook-web.pdf>

註 3：日本版哈芬登郵報報導 "新宿 2 丁目から見つめる LGBT——元証券マンは、こうして老舗ゲイバーのママになった。"

註 4：見同志友善住居〈COLORFUL HOUSE〉網頁。

<https://www.hituji.jp/comret/info/tokyo/suginami/share-residence-asagaya/article/18414>